

榴花紅映舊征袍

綜計我的一生，可以說嘗夠了人世的酸辛。公的方面，道路崎嶇，以一女子服務軍政界，此中況味，有非言語所能詳述，書中偶然提到一，二，也就可以想見一斑了。直到近年，才算比較平順一點，原因是我經歷數十年的茹苦含辛，總算把孤子教養長成，能夠在國家的建設方面，盡到他一點應盡的責任。

曾經有人引古詩：「天意憐幽草，人間愛晚晴。」的句子，製成對聯送我，令人感激。其實這都是上天的恩德，并非全靠自己的脚步，就能走入坦途的。

豈知一連串的長官親友之喪，使我的情緒，又復陷入了低潮，尤其是那幾位可以領導我們打回大陸去的長官的早逝，在復國建國的大業上，確是一種無可補償的損失，於我個人的事業前途，更是一記極為沉重的打擊。

我在拜讀羅將軍：「呼江吸海樓詩」以後，曾有：

「他日渡海收疆，事之壯烈，必有千百倍於今日者，……」是說將軍一定會領導我們打回大陸去的。可是而今已矣。

至於王超凡將軍呢，年事比羅將軍更輕，我在歡送將軍的文字中，曾有：

「我們預料，在吾公完全康復之日，或亦就是反攻實現之期。那時吾公固將揚鞭攬轡，跨海西征，消除奸匪，拯救同胞。同人等忝爲舊屬，必將再度追隨塵後，以效驅馳。」

可是將軍不及見光復大陸，就辭世了。

這兩位最瞭解我，并極其信任我的主官，竟先後撒手人寰，我今後還有什麼機會，來發展自己的抱負呢？

腸胃病是最怕情緒上的刺激的。因此我病倒了。病人總是多感的。我想到，人與人之間的相知極不易，我於羅將軍是從文字上建立知遇。王將軍則是政治工作的同志，這些年，我們一直在和共匪作思想戰，政治也是作戰的「兵種」之一，如今大家沿用的「政治作戰」一詞，聽說就是王將軍所提出的。

可是到如今，這位領導我們作戰的將軍，竟去世了，：

正在悲愁苦悶的時候，忽然想起了羅將軍贈詩，有：

「今日神州須再造，榴花紅映舊征袍。」

羅將軍兩次贈詩，都有這樣的語句，當不是偶然的。他是把再造神州的重任，放在我們的肩上了。倒不是說我有什麼過人之處，值得將軍的如此勗勉。他的原意，無非提醒我不要忘记國民一分子的天職，將來光復河山的戰役，不可不去參加，再造神州的工作，也不可退居人後。因爲這兩句詩是有連帶的意義在內的，要光復大陸，自必經過一場大戰，血染征袍，當然免不了。至於神州光復以後，必須來一番再造

的工作，以期拯救同胞，恢復我中華民族的固有文化。這個善後工作，比之打仗，還要辛苦萬倍呢。

王將軍雖沒有文字交代，但一直口口聲聲說：「光復大陸以後，必須實行再教育，這個訓練班，就是他年從事再教育的藍圖。」

無形中，這付再教育的重擔，也已放上了我們後死者的兩肩。

設想到此，認為我決不能被悲哀打倒。相反的，我更要振作起來，而且比以前還要努力，才能夠在政府領導下，完成再造神州的使命！

如此想着想着，時代的巨輪，已轉到了民國六十年的七月七日，正是七七抗戰的四十週年紀念日。忽然從天外飛來了好消息。范園焱義士，駕着米格十九機，歸向自由中國的懷抱，并公開報告了共匪在大陸上迫害同胞的慘況——民不聊生，餓殍遍野。一字一淚，人們聽了以後，對於共匪的殘暴，更加切齒痛恨！也更加強了我們早日光復大陸，拯救同胞的決心！（前數年，已有許多義士反正來歸，此處不再複述。）不過就我個人而言，對於這些情形，倒也並不陌生，因為共匪的那一套，我是知道得太清楚了。

共匪於民國十九年，竊據了江西南部 and 閩西幾縣的時候，其互相殘殺，清算鬥爭的那些場面，和今天大陸上的情形，完全一模一樣。因為我是隨同陸軍第十八軍入贛剿匪的政工人員之一，曾經親眼目覩匪區的慘狀的。

（請讀者參閱本書第二集第十六節：「七分政治三分軍事」張翼談話。此處不再贅述。）

到今天，他們爲了騙騙那些天真而且幼稚的部份國際友人起見，把原先在江西時所定的：「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」一詞，改爲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。把一向沿用的「鐮刀斧頭」旗幟，變成了五顆星。可是變的祇是一些小小的形式，不變的却是他的本質。因此之故，對於范義士的報告，我聽來並不覺得陌生，他們彈的原是老調呀！

我曾將自民國廿二年初至民國廿三年冬，在江西匪區的所見所聞，寫成一本小書，名爲：

「八千里路雲和月」。上面還刊有函獲自匪方的旗幟，和僞幣等的照片。如蒙讀者對照而觀，必有更多的發現。

雖然時隔四十年，而共匪的作法，依然停留在「鬥爭清算、傾軋排擠」的老路上，因此故總統 蔣公的剿匪方案，依然是對症的妙藥， 蔣公昭示我們的原則爲：「三分軍事、七分政治」。「三分敵前、七分敵後。」秉此原則，雖千萬人我往矣。作者雖非壯年，但也願意追隨同胞們之後，再去和共匪戰一回合，我相信，最後勝利，一定是屬於我們的。

「物極必反，剝極必復」。如今大陸上的情形，已到「剝極」的地步，到處是同胞們忿怒的呼喊，和抗暴的行動。共匪政權，必將覆敗，但我們應該隔海與大陸同胞的呼聲相應合，并設法加速僞政權的崩潰，使在水深火熱下的同胞，早登衽席。

在那遙遠的呼救聲中都有我們的親人在內，尤其是我，睡夢中也彷彿聽見和看見我那小濤的呼聲和他

的面影！啊！我恨不得立時跨海西征，以便救出我們的親人與同胞們！

看啊！那正義的曙光，已從天邊冉冉升起，黑暗終必消失。我們與大陸同胞的重圓已經在望。千萬個范園焱正在待機東飛。如其說共匪的暴政，正像是一股「寒流」的話，那麼這股「寒流」，必在明媚的春光下消失。而春光也必將長駐在我們的周圍，與中華民族相伴，直到永遠。

